

資治通鑑補

齊治通鑑補卷第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周紀五

起赧王四十三年
盡赧王五十九年

赧王下

紀四十三

秦昭襄王三十五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二十七年
齊襄王十二年魏安釐王五年韓桓惠王元年燕惠

王七年

楚以左徒黃歇侍太子完爲質於秦

左徒楚官名按去年秦
欲與韓魏伐楚黃歇上

書止之歸而報楚楚遂使歇侍太子爲質
於秦爲楚王疾病歇使太子亡歸楚張本

秦置南陽郡凡山南
水北皆

謂之南陽晉南陽在舛武以在太行之南大河之
北也秦置南陽郡以在南山之南漢水之北也

秦魏楚共伐

燕 燕惠王薨子武成王立

四十四年

秦昭襄王三十六年趙頃襄王趙惠文王二十八年齊襄王十三年魏安釐王六年韓桓惠王二年燕武

成王

趙藺相如伐齊至平邑

括地志平邑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四十里

趙田部吏

趙奢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之趙奢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使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平原君好士食客常數千人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釐者槃散行汲盤音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釐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癯之病而君之

後宮臨而笑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躓者去平原
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
居歲餘賓客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
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躓
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卽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躓者美人
頭自造門進躓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有公孫龍者善
爲堅白同異之辯漢書藝文志公孫龍子十四篇注云卽爲堅白
異同之辯者成元英莊子薛云公孫龍著守白
論行于世堅白卽守白也言堅執其說如墨子墨守之義自堅白
之論起辯者互執是非不勝異說公孫龍能合虛異而爲同故謂
之同異史記註曰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梓
刃劍極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爲堅也白所以爲利也或
曰黃所以爲不堅白所以爲不利二說未知孰是

平原君客之孔穿自魯適趙

按孔叢子
孔穿孔子

之後孫愾曰孔姓殷湯之後本自帝嚳元妃簡狄吞乙卵生契賜
姓子氏至湯以其祖感乙而生故名履字天乙後代以子加乙始

爲孔氏至宋孔父遭華督之難其子奔魯故孔子生于魯。○循音免思也勉也

與公孫龍論臧三耳

三耳如莊

子所載雞三足之說莊子確謂數起于一一與一爲二二與一爲三三名雖立實無定體故雞可以爲三足則兩耳三耳其說亦猶是耳一說耳主聽兩耳形也兼聽而言龍甚辯析子高弗應

子高可得爲三臧臧獲之臧賦獲奴婢也

也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辯也

先生以爲何如對曰然幾能令臧三耳矣雖然實難僕願得又問于君今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無以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于辯公辯勝于理終必受誦誦音鄒衍過趙平原君使與公孫龍論白馬非馬之說鄒子曰不可夫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扞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

其所求

辯以求是辯雖不勝而得審其是所謂得其所求也

若是故辯可爲也及至煩文以

相假飾辭以相悖

悖迫也詆也

巧譬以相移引人使不得及其意如此

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

言其言反紛然而爭欲人先屈陷在人後方止也

不能無

害君子衍不爲也座皆稱善公孫龍由是遂通益書此言小辯絀絀不足破大道

絀音黜附錄對向別錄云鄒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鄰子居之吹律而溫氣至五穀遂生今名黍谷

辛四十五年

齊昭襄王二十四年魏安釐王七年韓桓惠王三年燕武

成王

二年秦伐趙圍關與

司馬彪志上黨郡涅縣有關與聚水經註上黨沾縣有梁榆城卽此與故城盧謀征魏賦

曰訪梁榆之虛郭乃關與之舊平史記正義曰關與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又儀州和順縣亦有關與城儀路相近二所未詳

又關與山在潞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趙奢拒秦軍於關與卽山北也河東臨遼州和順縣晉大夫梁餘子養邑秦伐關與趙奢救

之儀州關音遏趙王召廉頗樂乘而問之曰可救否昔曰道遠

險陘難救問趙奢趙奢對曰道遠險陘譬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

者勝王乃令趙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

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

班志武安縣屬魏郡未白曰洛州治永年縣隋改廣平爲永年屬武安郡

秦軍勦武安西卽此地劉昫曰磁州治滎陽縣漢武安縣地隋又置武安縣亦屬磁州鼓譟勒兵武安屋瓦

盡振趙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奔立斬之堅壁二十八日

不行復益增壘秦閒入趙軍趙奢善食遺之閒以報秦將秦將大

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閒與非趙地也趙奢旣已

遣閒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而至去關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

聞之悉甲而往趙軍上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進之許歷曰秦人

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趙

奢曰謹受教許歷請刑趙奢曰胥後令

素隱曰案胥須古人通用須者待也待後令謂許歷

之言更不擬誅之故更待後令也

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

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秦師

秦師大敗解闕與而還趙王封奢爲馬服君

括地志鄆郡縣西北有馬服山

與廉

蘭同位以許歷爲國尉

穰侯言客卿竈於秦王使伐齊取剛壽

以廣其陶邑

括地志故剛城在兗州鄆縣壽州之縣也余按唐志鄆州壽張縣武德初置壽州

義渠

戎王與秦太后亂生二子至是太后詐殺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以

滅其國

初魏人范雎從中大夫須賈使於齊

戰國之時仍問之制置上中下三大

夫漢百官表中大夫掌論議。唯晉雖

齊襄王聞其辭口私賜之金及牛酒須賈以

爲雎以國陰事告齊也歸而告其相魏齊魏齊怒笞擊范雎折脅

摺齒雎佯死卷以簀置廁中使客醉者更溺之故僂蹠以懲後令

無妄言者范雎謂守者曰能出我我必有厚謝守者乃請棄簀中

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遂

操范睢亡匿更姓名曰張祿

尉繚初孟嘗君稱齊悅張祿先生之

不受他日請孟嘗君曰夫秦四塞之國也差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丈尺之書寄我於秦王我往而遇乎同君之人也往而不遇乎

難人求謀固不遇矣孟嘗君曰敬聞命因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考之田文之卒在范睢未入秦之先則張祿之入秦居范睢之前久矣睢之號爲張祿與

秦謁者王稽使於魏

謂者秦官漢因之唐合耶抑亦胃而托之耶

時節威儀謁者僕射一人爲謁者

臺率其下有給事謁者有灌謁者

有賢人可與俱西遊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

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盡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半夜與范

睢見王稽語未竟王稽知范睢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

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睢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

范睢曰彼來者爲誰稽曰丞相穰侯東行縣邑范睢曰吾聞穰侯

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甯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

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曰謁君得無與諸侯
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卽別去范雎曰吾聞
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向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
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已報
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
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待命歲餘當是時
秦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又東破齊
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而穰侯華陽君涇陽君高陵君皆
以太后故用事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私家富重於王室及
穰侯爲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剛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
求見王見之於離宮

離宮別宮也

范雎佯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

佯詐也如

涪曰周宣王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後改爲掖庭師古曰永長也本謂宮中之長巷也或曰宮中獄也王來而宦者

怒逐之曰王至范雎謬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王微問其言乃屏左右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對曰唯唯如是者三王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且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苟可以少有補於秦而死此臣之所大願也獨恐臣死之後天下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今者寡人得見先生是天以寡人瀾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瀾濁也又汚辱也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王亦拜

范雎曰以秦國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諸侯譬若走韓盧而搏蹇兔也

韓盧天下之駿犬蹇兔病足也之兔韓盧搏兔無不獲者

而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

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王踞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王之

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齊湣王南攻楚

破軍殺將

言殺唐昧也見上卷十四年

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

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敝起兵而伐齊大

破之齊幾於亡

事見上卷三十二年

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今王不如遠交

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

而天下之樞也

以門戶爲喻門戶之闕漏皆由於樞

王若用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

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彊則附楚

彊者未易柔服故先親附弱者

楚趙皆附

齊必懼矣齊附則韓魏因可虜也王曰善乃以范雎爲客卿與謀
兵事時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范雎謂秦王曰勿憂
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謀秦者以己有富
貴耳王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
投之一骨輕起相鬪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唐雎載言樂子之
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
未可得與也其可得與者與之昆弟矣公與秦計功者不問金之
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雎行至武安散
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鬪矣

王四十六年

秦昭襄王三十八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三十年齊襄王十五年魏安釐王八年韓桓惠王四年燕武成

年王三

秦中更胡傷攻趙闕與不拔

胡傷疑卽上卷之客卿胡傷也

趙且伐燕蘇

代爲燕謂趙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暴而鵲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鵲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卽有死蚌蚌亦謂鵲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卽有死鵲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

蚌音棒鵲

音非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敝大眾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

四十七年

秦昭襄王三十九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三十一年齊襄王十六年魏安釐王九年韓桓惠王五年燕武

成王

四年秦王用范雎之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

以志懷縣屬河內郡括地志曰懷縣

在懷州武陟

縣西十一里

四十八年

秦昭襄王四十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三十二年齊襄王十七年魏安釐王十年韓桓惠王六年燕武成

王五

年秦悼太子質於魏而卒魏公子無忌仁而下士王無賢不

肖皆識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

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故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瀛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大梁魏都夷門蓋大梁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古者乘車尊者左虛左以迎尊侯生而禮之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

亥睥睨故久立與其客語

睥睨不正視也

微察公子公子色愈和當是時

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

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公子家公子引

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

驚曰贊告也謂以侯生徧告賓客

酒酣公子起

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

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眾人廣坐之中不宐有

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

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

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爲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

世莫能知故隱屠閒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

乙四十九年

秦昭襄王四十一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三十三年齊襄王十八年魏安釐王十一年韓桓惠王七年

武成王六年

秦拔魏邢邱范睢日益親用事因乘閒說王曰臣居山東

時間齊之有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

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

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

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穰侯

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

勝攻取則利歸於陶

田穰侯封邑

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

臣又聞之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

左傳蔡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辛伯曰大都耦國亂之本也申無宇曰鄭京棧實殺易伯宋蕭卒實殺子游衛蒲成實出獻公

齊渠邱實殺無知而陳蔡不從亦殺楚靈王此皆大都危國也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射王

股擢王筋懸之於廟梁宿昔而死

淖齒弑齊湣王事見上卷三十一年

李兌管趙囚

主父於沙邱百日而餓死

事見上卷二十年

今臣觀四貴之用事此亦淖

齒李兌之類也夫三代之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於臣縱酒弋獵

其所授者妬賢疾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覺悟

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

漢承秦制鄉置有秩漢官曰鄉戶五千則置有秩掌一鄉

之入風俗通曰有秩則田開大夫言其官裁有秩耳大吏謂左右中更以上爲吏者也

下及王左右無非相

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

子孫也雖又謂王曰亦聞恆思有神叢與恆思有悍少年請與叢

博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爲叢投右手

自爲投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

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勢得無危乎臣未聞

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與羸而趨不如一

人持而疾走百人誠與瓢瓢必裂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

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爲器則已稱瓢爲器國必裂矣王聞之

大懼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以范雎爲丞

相封爲應侯應國名周武王之子封於應其地在唐安州界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

魏不知以爲范雎死已久矣聞秦且東伐乃使須賈於秦聞之

爲微行敝衣間步至間步投閒隙徒步而行也賈覓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

乎范雎字叔美愛山病也又噉蟲善食人心者也古人相問率謂曰無恙朱熹曰古者草居多被噉蟲之毒故相問曰無恙乎雎

曰然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耶曰否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逃亡

至此安敢說乎賈曰今叔何事雎曰臣爲人傭賈意哀之西與

坐飲食曰范叔一寒至此哉乃取一綈袍贈之綈厚縠也袍長襦也記玉藻曰纁爲

繡纁爲袍孔穎達曰純者新縠者舊繡者雜用舊縠者爲袍。注音提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

爲繡雜用舊縠者爲袍。

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
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唯曰主人翁習
知之惟唯亦得謁唯請爲君見於張君賈曰吾馬
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唯曰願爲君借大
車駟馬於主人翁唯歸取大車駟馬爲賈御乏入
臺相府府中望見皆避匿賈怪之至相舍門謂賈
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賈待門下持車
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
賈曰向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賈
天盞自知見賈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膝行屈膝就地而行以示跪伏於是范唯盛帷帳
侍者甚眾見之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
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讓天下之書不敢復與
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雙音黃入

唯君死生之睚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積
賈之罪尙未足

睢曰汝罪有三耳昔楚昭王時申包胥爲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邱墓之寄於荆也今睢之先人邱墓亦在魏公前以睢爲有外心於齊而惡睢於魏齊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鯨徒夾而馬食之

莖寸斬之藁雜豆以飼馬莖豆兩物也

使歸告魏王曰速斬魏

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

屠殺也自古以來以攻下城而盡殺城中人爲屠城亦曰洗城

須賈還以

告魏齊魏齊奔趙匿於平原君家范睢既相王稽謂之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

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曄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納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納臣之意也王乃拜稽爲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又任鄭安平以爲將軍范曄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曄之怨必報 趙惠文王薨子孝成王丹立以平原君爲相

西五十年

秦昭襄王四十二年楚頃襄王三十四年齊襄王十九年趙孝成王丹元年魏安釐王十二年韓桓惠王八年

燕武成王七年

秦宣太后薨太后被廢故以憂薨九月穰侯出之陶

臣光曰穰侯拔立昭王除其災害

事見三卷十年

薦白起爲將

見上卷二十三

年南取郢郢東屬地於齊言拓地東聯于齊也事竝見上卷使天下諸侯稽首

而事秦秦益彊大者穰侯之功也雖其專恣驕貪足以賈禍亦未至盡如范雎之言若雎者亦非能爲秦忠謀直欲得穰侯之處故搯其吭而奪之耳遂使秦王絕母子之義失舅甥之恩要之睢真傾危之士哉

秦王以子安國君爲太子

爲安國君立子異人爲嗣張本

秦伐趙取三城趙王

新立太后用事求救于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弼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唾口液也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左師公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

曰恃粥耳百老臣聞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

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稍解左師公曰老臣

賤息舒祺

春秋時宋國之官有左右師上卿也並以屬龍爲左師蓋尤貴之官以優老臣者也息子也

最少不

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

黑衣衛士

之服也

太后曰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

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

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

媼婦之老母之稱趙太后之女嫁於

燕故稱之曰燕后

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其

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泣念其遠也亦哀之

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爲之計長久爲

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

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
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
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
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
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
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師乃出秦師退 魏王嘗
欲親秦伐韓以求故地公子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
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
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
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
此於親戚若此而况於仇讐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

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疆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鄭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疆秦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闕與之事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釜水與趙兵其決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敗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具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敗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

周韓以閒之從林鄉軍以至於今秦七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
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
衛之郊北至平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
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况於使秦無韓
有鄭地無河山而關之無周韓而閒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
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
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
又與強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不時已通
韓上黨於共甯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
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
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

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

朝而爲臣不久矣 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以伐燕取中陽

在定州唐

齊北四十一里又伐韓取注人

在汝州梁縣西四十五里

齊襄王薨子建立建年少

國事皆決於母君王后 察王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請解之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謂使者曰已解矣

五十二年 秦昭襄王四十四年楚頃襄王三十六年齊王建二十五年 齊王建元

年趙孝成王二年魏安釐王十三年韓桓惠王九年

燕武成王八年 秦武安君伐韓拔九城斬首五萬

五十二年 秦昭襄王四十四年楚頃襄王三十六年齊王建二十五年 趙孝成王三年魏安釐王十四年韓桓惠王十年

燕武成王九年 秦武安君伐韓取南陽攻太行道絕之

秦封白起爲武安君韓之南陽卽河

內野王之地 班志太行山在野王西北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

齊治通鑑補 卷五 周紀五 四

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坐而需亡乎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
韓且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
強秦乎強魏乎王曰強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
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
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 楚頃襄王疾病黃歇
言於應侯曰今楚王疾恐不起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
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諸萬乘也不歸則成陽○
布衣耳楚更立君必不事秦是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應
侯以告王王曰令太子之傅先往問疾反而後圖之黃歇與太子
謀曰秦之留太子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而陽
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

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太子
因變服爲楚使者御而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爲太子謝病度太子
已遠乃自言於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願賜死王怒欲聽之
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無罪而歸
之以親楚王從之黃歇至楚三月秋頃襄王薨考烈王卽位以黃
歇爲相封以淮北地號曰春申君唐舉兒春申君曰夫梟桀之所
以爲能者以散其仇之也夫一梟之不如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
爲天下梟而令臣等爲散乎春申君乃養客三千人

紀五十三年

秦昭襄王四十五年楚考烈王完元年齊王建三年
魏安釐王十五年韓桓惠王十一年

燕武成

王十年楚人納州於秦以平

司馬彪志南郡州陵縣註云
楚考烈王納州於秦卽其地

秦武安

君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

史記正義曰從太行西北澤潞等州皆
上黨郡地釋名云上黨所治在山上其

所最高故曰上黨。野王卽今之懷慶府上黨卽今之路安府。上黨守馮亭與其民謀曰鄭道已

絕。韓郟新郟自上黨趨鄭由野王。絕度河今秦拔野王故鄭道絕。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

黨歸趙趙受我秦必攻之趙秦被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

秦矣乃遣使者告於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秦其吏民皆安於

趙不樂爲秦有城市邑十七。城市邑言邑之有城。市者指諸大邑也。願再拜獻之大

王趙王以告平陽君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樂吾德

何謂無故對曰秦蠶食韓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

黨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

其利雖疆大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固能得之於疆大乎豈得謂

之非無故哉不加勿受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請受之王曰受之

則秦兵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對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

頭小而面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面銳者敢斷決也
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
與爭鋒廉頗爲人勇鷲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則不如持
久足以當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以萬戶都三封其太守爲華
陽君以千戶都三封其縣令爲侯吏民皆益爵三級馮亭垂涕不
見使者曰吾不忍賣主地而食之也

魏五十四年

秦昭襄王四十六年楚考烈王二年齊王建四年趙孝成王五年魏安釐王十六年韓桓惠王十二年燕

武成王

十一年

平五十五年

秦昭襄王四十七年楚考烈王三年齊王建五年趙孝成王六年魏安釐王十七年韓桓惠王十三年燕

武成王

十二年秦左庶長王齕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於長

平

司馬彪志上黨涉氏縣有長平亭括地志長平故城在上黨縣西四十一里杜佑曰白起坑趙卒於長平有頭顱山築壘於壘

資治通鑑卷之九十五 紀五十三 至五十五年

中因山爲臺宋白曰秦坑趙卒於長平今澤州之北高平縣西北二十一里長平故城是也

以按據上黨民

注

按抑止也據依據也頗恐民散故軍於長平以抑止之而使依據於此也

王齕因伐趙趙軍數戰不勝

亡一裨將四尉

裨將軍之副將也尉軍中諸部都尉也

趙王與樓昌虞卿謀樓昌請

發重使爲媾

媾和

虞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軍矣雖

往請媾秦將不聽不如發使以重寶附楚魏楚魏受之則秦疑天

下之合從媾乃可成也王不聽使鄭朱媾於秦秦受之王謂虞卿

曰秦納鄭朱矣對曰王必不得媾而軍破矣何則天下之賀戰勝

者皆在秦矣夫鄭朱貴人也秦王應侯必顯重之以示天下天下

見王之媾於秦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矣

既而秦果顯鄭朱而不與趙媾秦數敗趙兵廉頗堅壁不出趙王

以頗失亡多而更怯不戰怒數讓之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爲

反開曰秦之所畏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爲將耳廉頗易與且降

矣趙王遂以趙括代頗將前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耳

鼓瑟者並有緩急調絃之後急在柱之懸轉若膠其柱則絃不可得而調緩者一於緩急者一於急無活法矣括徒能讀

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兵以正合以奇變王不聽初趙括自少時學兵法

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者不能雖然不謂善括母問

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之破

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曰何以對曰

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

主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

括一旦爲將束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

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徇如其父父子異心願

王勿遣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母因曰卽如有不稱妾請無隨坐
趙王許之秦王聞括已爲趙將乃陰使武安君爲上將軍而王齎
爲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
軍吏出兵擊秦師武安君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括乘勝
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之後又五
千騎絕趙壁間趙兵分而爲二糧道絕武安君出輕兵擊之趙戰
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自如河內發民年
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兵及糧食齊人楚人救趙趙人乏
食請粟於齊王弗許周子曰夫趙之於齊楚并蔽也猶齒之有唇
也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矣救趙之務宜若奉漏
甕沃釜釜然且救趙高義也卻秦師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卻彊秦

不務爲此而愛粟爲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九月趙軍食絕四十

六日皆內陰相殺食急來攻壘欲出爲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

言括欲分其卒爲四隊更攻秦壘自一隊至四隊至五則復之而不能出也趙括自出銳卒搏戰秦人射

殺之趙師大敗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曰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

震趙王以括毋先言竟不誅也

五十六年秦昭襄王四十八年楚考烈王十四年齊王建六年魏

武成王十月秦武安君分軍爲三王齮攻趙武安皮牢拔之

史記正義皮牢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一里余謂秦兵已至上黨不應復

向攻絳州之皮牢宋白曰蒲州龍門縣秦爲皮氏縣今縣西一里八十步古皮氏城是也司馬梗北定太原太原即漢太原郡盡有

恐不可以皮氏爲皮牢

地在上黨西北

盡有

盡有

上黨地韓魏使蘇代厚幣說應侯曰武安君卽圍邯鄲乎曰然蘇

代曰趙亡則秦王土矣

秦之稱王自王其國耳今破趙國則將王天下矣

武安君必爲三

公君能爲之下乎雖欲無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邱

困上黨

四十九年通鑑書秦拔魏邢邱豈其時邢邱之地固屬韓耶

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天下

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

則君之所得民無幾何人矣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

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

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

司馬彪志河南卷縣有垣雍城或曰古衡雍註曰今縣所治城是也史記正義

日垣雍城在今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

正月皆罷兵

觀此則亦用十月爲歲首蓋因秦紀而書之也武安君

由是與應侯有隙

爲秦殺白起張本

趙王將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

約結和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尙能進

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攻王王無救矣趙王計未定樓緩至趙趙王與之計之樓緩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

趙與秦和則天下疑趙有秦之援將不敢乘弱而圖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

乘趙之敝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虞卿聞之復見曰危哉樓

子之計是愈疑天下卿謂趙與秦和則天下愈疑而不肯親趙也而何慰秦之心哉獨

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與者非固勿與而已也秦索六城

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齊自宣湣以來親楚而讐秦孟嘗君嘗率諸侯伐秦

至湣其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而示

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

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媾重是王一舉而結

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秦晉韓魏使事秦趙結韓魏使親趙是與秦易道趙王曰善使

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求和於趙也樓

緩聞之亡去趙王封虞卿以一城秦之始伐趙也魏王問於大

夫皆以爲秦伐趙於魏便孔斌曰何謂也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

不勝趙則可承敵而擊之子順子順對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

未嘗用今又屬其良將良將謂白起也何敵之承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

何損鄰之羞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

恐於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言鸞雀處屋子母相哺响响焉相樂

也响音自以爲安矣竊突炎上棟宇將焚鸞雀顏不變不知禍之

將及己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己可以人而同於鸞雀乎子順

者孔子六世孫也

孔子生伯魚伯魚生子思子思生子子上子生子家子家生子京子京生子高子高生子順

初魏王聞子順賢遣使者奉黃金束帛聘以爲相子順曰若王能

信用吾道吾道固爲治世也雖蔬食飲水吾猶爲之若徒欲制服

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魏王美少於一夫使者固請子順乃

之魏魏王郊迎以爲相子順改壁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

以賜有功諸喪職者咸不悅乃造謗言文咨以告子順子順曰民

之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爲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

年而後謗止

左傳子產相鄭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

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

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

之褚所以貯藏衣物左傳鄭賈人欲脫智益將真褚褚中而出

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爲政日新雖不能及賢庸知

謗乎文谷曰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相魯人誦之曰靡
裘而芾投之無戾芾而麤裘投之無郵及三月政化既成民又誦

曰裘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裘衣惠我無私

麤麤子也以其皮爲
裘記曰一命緼芾勤

而再命赤芾勤勤三命赤芾惠勤大夫以上赤芾乘軒戾罪也勤
與尤同過也章甫殷冠孔子曰邱長居宋冠章甫之冠古者大夫
羔裘以居狐裘以朝麤裘而芾謂芾與麤裘不稱也
刺孔子之喪衣而章甫言孔子相魯能行古之道也文谷喜曰乃

今知先生不異乎聖賢矣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喟

然曰言不見用是吾言之不當也言不當於主居人之官食人之

祿是尸利素餐吾罪深矣

尸主也素空也尸利言仕不能行道而
主於利也素餐言空食君之祿而不能

有所

爲也退而以病致仕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答曰行將

何之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新垣固
請子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而卽自退

意者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子順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

何化之興昔伊摯在夏伊摯即伊尹伊尹五就湯五就桀呂望在商史記曰太公

封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而二國不治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

也當今山東之國敝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而入秦燕

齊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為秦乎自此至秦始皇

二十五年并天下凡三十八年初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王曰王何不為從魏

王曰秦許我以垣雍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為空割也魏王曰何謂

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而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

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

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

王曰不能平都君曰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魏於是使人
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王不聽出遇虞卿曰入必語從虞卿
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爲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
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虞卿曰凡
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
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問之中
道而返衣焦不申頭座不去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太行方
北而而持其鴛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爲北而曰吾
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之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雖多此非
之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
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

尊名王之勳愈數而離王愈遠耳殆至楚而北行也 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秦王欲爲應侯必報其仇乃遣平原君書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爲然遂入秦秦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

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夫魏齊

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

補註按平原君乃趙惠文王之弟子
孝成王爲叔今秦昭王以爲王弟誤

不得齊首吾不出王弟於關也魏齊窮抵虞卿虞卿棄相印與魏齊偕亡至魏欲因信陵君以

走楚信陵君畏秦猶豫未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候生在旁曰

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屣擔簞屬音一見趙王賜

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

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卿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

印捐萬戶侯而閒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未

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太慙孺而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

初難見之怒而自殺趙王卒取其首以與秦秦乃歸平原君 九

月秦五大夫王陵復將兵伐趙武安君病不任行

五十七年

秦昭襄王四十九年楚考烈王五年齊王建七年趙孝成王八年魏安釐王十九年韓桓惠王十五年燕

武成王十四年

正月秦王陵攻邯鄲少利益發卒佐陵陵亡五校

校猶部隊也立

軍之法一人曰獨二人曰比三人曰參比參曰伍五人爲列列有頭二列爲火十人有長立火子五火爲隊隊五十人有頭二隊爲官官百人立長二官爲曲曲二百人立候二曲爲部部四百人立司馬二部爲校校八百人立尉二校爲裨裨將千六百人立將軍二裨將軍三千二百人將軍副將軍武安君病愈王欲使代之武安君曰不可王曰

前年國虛民饑君不恤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舖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

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爲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且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眾入楚拔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眾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戰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竄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眾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寬擊眾取勝如神况以強擊弱以眾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諛諂用事良臣

斥疏百姓心離城池不脩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
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
秦士卒以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
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鬪志是以能
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眾魏恃韓之銳欲推以
爲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陳專軍并銳
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
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
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
其眾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
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

入一心上下同力猶句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不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觀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乃以王訖代王陵趙王使平原君求救於楚平原君約其門下食客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潛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

錐從日穎

平原君乃與之俱十九人相與目笑之平

原君至楚與楚王言合從之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千九人
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
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曰胡不下吾乃
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
國之眾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眾也王之命懸於遂手
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
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眾卒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也今
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
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眾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
而燒夷陵事見上卷三十七年史記正義曰鄢郢故城在襄城
率道縣西南九里安郢城在荊州江陵縣東北七里三
戰而辱王之先人謂焚夷楚之陵廟也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之

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

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

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索隱曰盟之所用牲費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用犬及假

大夫以下用雞今此總言盟之用血故云取雞狗馬之血來耳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

當歃血以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

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等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

因人成事者也說文錄解原君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勝不敢

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

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

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毛遂爲上客

於是楚王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王亦使將軍晉鄙將兵十萬救

趙秦王使謂魏王曰吾攻趙且暮且下諸侯敢救之者吾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遣人止晉鄙留兵壁鄴

魏志鄴縣屬魏郡

名爲救

趙實挾兩端又使將軍新垣衍閒入邯鄲

閒入由間道而入也

因平原君說

趙王欲共尊秦爲帝以卻其兵平原君猶豫未決齊人魯仲連在邯鄲聞之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眾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我請爲君責而歸之乃往見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

秦以戰而能事首有功者爲上故曰上首功

彼卽肆然而爲帝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且不願爲之民也且梁未睹秦稱帝之

害故耳。彼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不帝秦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嬰齊後至，則斲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之，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誠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甯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耶？新垣衍曰：然。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先生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喑然

而歎故拘之屬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

司馬彪志河內郡薄陰縣有屬里城紂囚文王於此

史記正義曰其地在薄陰縣北九里

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

之國各有稱王之名奈何賭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卒就脯醢

之地乎且秦無已而帝則將行其天子之禮以號令於天下則且

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

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譏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

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新垣衍起再拜曰吾乃今

知先生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矣

考異曰史記傳仲連傳云新垣衍謝

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按仲連所言不過論帝秦之利害耳使新垣衍慙作而去則有之秦將何預而退軍

五十里乎此亦游談者之誇大也不取

燕武成王薨子孝王立

秦圍趙益急趙

平原君之夫人公子無忌之姊也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

公子曰勝所以自附於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能急人之困也今邯鄲且暮降秦而魏救不至縱公子輕勝棄之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敕晉鄙令救趙及賓客辯士游說萬端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屬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過夷門見侯生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去行數里心不快曰害所以待侯生者至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還見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

無他端言無他奇策

以發端也譬如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還也公子再拜問計侯麻屏

人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嘗聞如姬
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
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容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欲爲公子死無
所辭公子誠一開口則得虎符虎威猛之獸故以爲兵符漢有銅虎符奪晉鄙之兵

北救趙西卻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果得兵符公子行矣
生日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孫武子之言有如晉鄙合符而不授兵復

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其人力士可與俱晉鄙若聽大善不聽

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日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

嚙嗜宿將往恐不聽嚙注入聲又譌人聲嗜有借責二音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

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

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

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

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向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與侯

生逃至鄴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吾擁十萬之眾屯於境

上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殺晉鄙

椎齊人謂之終

莫鐵椎以公子遂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

俱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

而是時侯生果北向自剄王齧久圍邯鄲不拔諸侯來救戰敗不

利武安君問之曰王不聽吾計今何如矣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

武安君稱病篤不可起

五十八年 秦昭襄王五十年楚考烈王六年齊王建八年趙孝

王元 十月發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 如酒日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古曰謂奪其

需令爲士伍言使從士卒之伍也直志陰密縣屬安定郡古密別
詩所謂密人不恭者也括地志陰密故城在涇州鶡鶩縣西古密
須氏十二月益發卒軍汾城汾城即漢河東臨汾縣城也去

復括地志臨汾故城在絳武安君病未行諸侯攻王齧齧數卻使
州正平縣東北三十五里

者日至王乃使人遣武安君不得出咸陽中武安君出咸陽西門

十里至杜郵水經注渭水故渠逕安陸南渠側有杜郵亭又運渭

本秦時杜郵也在雍王與應侯羣臣謀曰白起之遷意尙怏怏有

餘言王乃使使者賜之劍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於天而

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

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魏公子無忌

大破秦師於邯鄲下王齧解邯鄲圍走鄭安平爲趙所困將二萬

人降趙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當

收三族秦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

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公子無忌

既存趙遂不敢歸魏與竇客留居趙使將其軍還魏趙王與平

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韃矢爲公子先

韃音蒲皮囊也

以盛弓矢

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

比於人趙王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

自功之色客唐雎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

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

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也於是公

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

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

記曲禮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

自言

舉過

古罪字秦始皇以舉字近皇字改爲罪

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與公子飲至

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趙王以鄙爲公子湯沐邑

師古曰凡

言湯沐邑謂以其駑殺供湯沐之具也

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

杜佑曰信陵君邑於今宋州甯陵縣

公

子聞趙有處士毛公隱於博徒薛公隱於賣漿家欲見之兩人不

肯見公子乃閒步從之游甚驢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

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

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迺吾聞平原君之賢故

背魏而救趙以稱平原君今平原君所與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

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此兩

人遊尙恐其不我欲也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遊爲裝欲去

笑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免冠謝乃止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

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

附錄烈士傳云信陵

君方食有鳩飛入案下公子使人顧望見一鷓在屋土已而飛去公子乃縱鳩鷓復逐而殺之公子不憚暮爲不食日鳩逐患臨無忌而無忌弗能庇吾負之有能捕得此鷓者無忌無所愛於是左右宣公子慈聲境內捕得鷓三百餘頭以奉公子公子乃親按劍踞於龍上曰誰獲罪無忌者耶一鷓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放其餘者士聞而益附平原君欲封魯連其折新垣衍使者三返終不肯受又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言帝秦也

貴於天下士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卽有取是商賈之事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先是楚魏之救未至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耶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糲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鍾

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卻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 秦太子之妃曰華陽

夫人

蓋食湯沐邑於華陽因以爲號

無子夏姬生子異人異人質於趙秦徵伐趙

趙人不禮之異人以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

師古曰華庶子也唐

謂曰猶未之有孽生也索隱曰進者財也空依小顏讀爲費

居處困不得意陽翟大賈呂不韋

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

買人居滯積貨何時以牟利以異人方財貨也

乃往見異人

說曰吾能大子之門異人笑曰且自大君之門不韋曰子不知也

吾門待子門而大異人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不韋曰秦王老

矣太子愛華陽夫人夫人無子子之兄弟二十餘人子侯有秦國

之業

子侯蓋秦太子之子愛而居長者

士倉又輔之子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

太子卽位子不得爭爲嗣矣異人曰然則奈何不韋曰能立適嗣

者獨華陽夫人耳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遊立子爲嗣異人

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不韋乃以五百金與異人令

結賓客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見華陽夫人之姊而

以奇物獻於夫人因譽子異人之賢賓客徧天下常日夜泣思太

子及夫人曰異人也以夫人爲天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

人曰夫以色事人者色衰則愛弛今夫人愛而無子不以繁華時

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以爲適卽色衰愛弛雖欲開一言尙

可得乎今子異人賢而自知中子不得爲適夫人誠以此時拔之

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園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有寵於秦矣

夫人以爲然承閒言於太子曰子異人絕賢往來者皆稱譽之因

泣曰妾不幸無子願得子異人立以爲子以託妾身太子許之與

夫人刻玉符約以爲嗣因厚餽遺異人而請呂不韋傅之異人名

譽盛於諸侯呂不韋娶邯鄲諸姬絕美者與居知其有娠

應劭曰
娠震動

懷任之重孟康曰
昔身漢史族多作身

異人從不韋飲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既而獻

之孕期年而生子政

蓋任身十二月而生子也子政是
爲始皇爲呂不韋以此貢賜張本

異人遂以

爲夫人邯鄲之閼趙人欲殺之異人與不韋行金六百斤予守者

脫亡赴秦軍遂得歸異人楚服而見華陽夫人

補註不韋以夫人
必思楚故使異人

服楚製

夫人曰吾楚人也當自子之因更其名曰楚

乙五十九年

秦昭襄王五十一年楚考烈王七年齊王建九年趙
孝成王十年魏安釐王二十一年韓桓惠王十七年

燕孝王 秦將軍摎伐韓取陽城負黍

摎音鳩陽城卽今河南府之登封州

斬首四

萬伐趙取二十餘縣斬首虜九萬赧王恐背秦與諸侯約從將天

下銳師出伊闕攻秦令無得通陽城秦王使將軍摎攻西周赧王

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赧王於周

是歲赧王崩

皇甫謐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曆德初洛邑與宗周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踰爲千里

至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爲諸侯所侵故其地漸小周人之失

巧僞趨利貴財賤義高富下貧喜爲商賈不好士宦。周以是年

滅漢高祖卽越三年生

天道倚伏豈偶然哉

資治通鑑補卷五終